

偽  
維新播音演講第一集



輯三第 刊叢局傳宣院政中

MG  
K265.64  
22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出版

維新播音演講第一集

宣傳局



3 2285 1841 5

## 序言

自維新政府成立以還。中樞各院部長官爲宣達政情。及矯正國人思想計。屢以播音方式。對國人演講。本局並以播音演講爲宣傳工作之一。每週舉行一次。凡此所播。原文多掲載各報。茲錄其足以激發國人者。得十二篇。名曰維新播音演講第一集。至特載所錄論文。以溫宗堯院長所撰者爲多。溫院長自開國迄今。時撰文章。用餉國人。以紓餘委備之筆。寫排惻忠厚之誠。茲之所錄。又其至也。

行政院宣傳局二十八年五月

維新播音演講第一集 (25)

---

# 維新播音演講第一集目次

(1)	次	目
一、	希望民衆澈底覺悟對日本友好對政府擁護	梁鴻志
二、	維新政府成立一年來之回顧	梁鴻志
三、	治匪之道	溫宗堯
四、	希望在迷夢中之民衆快醒來	陳羣
五、	維新政府之外交政策	陳籙
六、	反共救國爲國民當前責任	任援道
七、	大家應一致起來擁護和平	宣傳局
八、	對於英國貸款蔣政權應有之認識	宣傳局
九、	歐洲危機與東亞和平	宣傳局
十、	溫院長陳部長訪日之使命	宣傳局
十一、	取締租界之抗日言論	宣傳局

特載

- 一、告國人書..... 梁鴻志
- 二、抗日派與親日派之辨別..... 溫宗堯
- 三、賊與權..... 溫宗堯
- 四、九一八感言..... 溫宗堯
- 五、不卑不亢為處世惟一方法..... 陳羣
- 六、亞細亞之理想..... 王子惠

## 維新播音演講第一集

### 一、希望民衆澈底覺悟對日本友好對政府擁護

梁鴻志

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元旦，這個元旦，在民國廿八年的元旦當中，是最值得我們大家熱烈慶賀的，我們說這句話，並不是像從前政府專門欺人的謊話，也並不是像他專門講門面話，是由當前的真實現象和環境發出的感想說出來的，因為民國過去的元旦，站在政府方面和站在社會方面，雖然都有一樣的慶賀文章，其實一年又一年，不是派別的競爭，就是權利的競爭，弄到全國民衆差不多沒有享受到一天安樂的幸福，現在不要提起過去的話，單就去年元旦來說，單就南京一個地方來說，去年的元旦，

我們顛沛流離的民衆，應該沒有一個不感覺到以後回到南京享受安居樂業的日子是很不容易的，到了現在是什麼樣呢，從我們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後，地方秩序已經一天比一天安定，市面也一天比一天繁榮，南京的同胞們骨肉親朋的歡聚，也一天多了一天，假使從去年元旦豫想今年元旦這種現象，應該是沒有十分的把握罷，可是這一種現象，也值得這麼慶賀的，我們說值得慶賀的是什麼呢，自黨政府從民國十六年專政以來，一則曰以黨治國，再則曰黨權高於一切，我們民衆想想看，這十幾年中，不是祇有黨人說的話嗎？我們民衆，不但不能說，而且也不敢說，所以黨人大胆只自稱爲黨國，民衆也只好瞻首帖耳，從而順之曰黨國，國只有黨，黨而知民，國以民名，實爲黨有，換一句話來說，所謂中華民國者，簡直是黨人私有之國，還能說是中華民國嗎，諛曰叛國，誰曰不宜，指爲棄民，爲何不可，吾維新政府，本孟子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意思，排除萬難，應時而起，於是以黨踞之國，還諸民有，十數年垂絕之國，如農更生，四百兆倒懸之民，如脫桎梏，這不是今天普天率土，應該慶賀



的一事樁嗎，而況蔣政權現在躲到西南去，窮蹙一隅，差不多同日落西山一個樣，依附於舉世不共戴天的共產黨卵翼之下，差不多同自掘坟墓一個樣，就是現在得到大量的借款，也不過給他少數的人爲分贓之用罷了，多添他少數的人連逃海外的旅費罷了，難道他還肯掏出腰包來，真正做他偏安之地的建設之用嗎，從前那些什麼救國公債，什麼航空獎券，虧了我們民衆的錢，不計其數，現在又騙到外國人頭上去了，那蔣介石現在所借英美的美的款，只算是蔣介石私人借款，與我們老百姓絕對沒有利益，並不發生何等關係，我們全國民衆趁這個時候，都澈底覺悟，對於日本捐棄從前首從仇視的觀念，實行友好，對於政府熱烈擁護，扶助建設新興的國家，難道我們老百姓，從今天以後還像從前過那愁眉苦臉日子嗎？這不是更是應該慶賀的一樁事麼，總而言之，過去的元旦，都是垂死的元旦，現在的元旦，真是更生的元旦，我們，受了蔣政權外交失策的影響，居然得到現在的復興氣象，那真是何等的造化，何等的快樂呀，邪正存亡，明明是當前兩條路，假使全國民衆都跟着這一條正路走，就是存，假使到了今日還不

曉得糾正以前聯共抗日的失策，或是徘徊歧途，或不甦醒回頭，就是亡，古人說過，一年之計在於春，所以我們要趁着新興的機會，忠告大家，希望大家趕快自決，慶祝我們全體親愛的父老子弟們萬象回春。

## 二、維新政府成立一年來之回顧

梁鴻志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成立於抗日軍潰敗，蔣政府西遷以後，當斯時也，江浙繁華化為灰燼，數千萬人民顛沛流離，陷於水深火熱之慘境，因蔣政府以下之各級官兵席捲所有，逃遁一空，致陷各地方於無政府之狀態，流氓共匪，乘機活躍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此種混亂情形，蔓延各地，如中風狂走，於是舉國之人，惴惴焉懼大禍之將臨，若死亡之無日，一般有識之士，及善良民衆，痛心於蔣氏之惡意遺棄，乃紛紛自動組織團體，以自保生命財產，而維地方之安寧秩序，至於識時俊傑，各界賢豪，反共反蔣之先驅，以人民不可一日無政府也，乃羣起呼籲，組織新政府，積極救濟難民，恢復地方治安，剷除媚英聯俄之漢奸，及焦土決堤之國賊，並革除

一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之新中國，此我維新政府成立之所由來也。

不佞從政數十年，素持「爲政不在多言」之旨，故一年以來，惟實事求是，力行救亡圖存之實際工作，未遑侈言與邦救國之大計，僅就蔣氏所失之土地及遺棄之人民，加以整理與撫慰，如編訂各種新法規，組織各級地方政府，使庶政漸入常軌，如廢除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設立貧農貸款處，救濟農民，使其從速恢復耕種之工作，如編組綏靖部隊，訓練優良警官，分發各地，肅清匪共，除暴安良，如修建橋樑道路，恢復航運郵電，以便交通，而利商旅，使各地市面繁榮，民生安定，如編募民刑各法，恢復各級法院，改良監獄設備，改善犯人待遇，如各地中小學校之整理，教育圖書之編訂，師資之訓練，社教之改良，凡此諸端，皆過去一年慘淡經營之成績，雖尚未滿足吾人之理想，然在黨府焦土決堤之餘，一切人力財力物力可供利用者，幾於無有，而蔣氏暴虐成性，竟恃外國租界爲護符，策動爪牙，千方百計，阻撓我新政府之救難工作，破壞我新政府之建設事業，殘害我新政府之精幹官員，並在各地恣意搗亂，於此艱難困苦之

中，一年來得有上述之成就，縱非可貴，亦屬難能，此固我維新政府同人努力之所致，而友邦日本從旁協助之功，亦復甚多，此吾人於所志所事百未逮一之餘，差堪告慰而表示感激者也。

吾人深信中日提携，建設東亞新秩序，實有時代之必然性，而蔣政權之潰滅，拭目可待矣，凡決堤未淹死，焦土未燹斃，處在水深火熱之民衆，應從速自覺，在五色國旗領導之下，努力救亡圖存，使我大好神州，永遠解除英俄帝國主義之羈絆，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享受獨立國自由平等之幸福，凡我同仁，宜堅守政府既定之方針，保持一年來奮鬥之精神，繼續努力，毋負民衆之期望，凡扶助我政府之友邦人士，尤望本已往之熱忱，常賜指導，則新中國及新東亞之前途，實有無限之光明也。

## 二、治匪之道

溫宗堯

華北華中，到處皆匪，將撫之耶，匪則不可撫，強撫之必貽地方之害，民則以抗日爲志，撫之且必不受，將剿之而恃友邦之軍耶，我有匪不能

自斃，勞友邦爲可恥，匪之出沒無常，友軍且疲於奔命，兵至而匪去，設波及無辜之人，又以增人民對友邦之怨，然則友軍不可恃矣，將以中國軍剿之耶，中國現已無軍，臨時招募，既爲時間所不許，且所招募之兵，非兇悍成性之匪，卽受抗日宣傳之民，匪固不可招，招良民而授之以鎗，誰能保其必持以剿匪，而不持以達其抗日之目的耶，中國兵無可招，是中國又無剿匪之具矣，然則匪將不剿，而聽其妨害治安耶，是宜察其源，得病之源而後乃有治病之方矣，真匪之習爲匪久矣，前之所以不敢爲匪者，以無名義爲假借，不得發揮其爲匪之本能耳，今則抗日之宣傳，深入乎良民，匪乃從而利用之良民不知匪之假借名義也，誤認匪亦愛國，始也良民倡而匪和之，繼則匪爲主動，良民反居被動，真匪爲少數，而良民反爲多數，是病之源也，既得病源，治之法，惟有先解散多數之良民，少數之匪，無人附和，不待剿而自散，解散良民之法，惟先解其抗日之誤，使其瞭然抗日乃蔣介石之宣傳，日本確爲代我去殃民之蔣，並無滅亡中國之心，始知日當感而不當怨，移其心而親日，自不復附匪而抗日解散良民之法如此，

解散之責，則在最爲民所尊仰之政府領袖，最爲民所接近之縣知事，而不  
在帶兵之將校，官吏對人民發言，必求人民之能信，必先求人民之無疑，  
今上自政府，下至縣知事，無不各有其現在之地位，且皆各有其過去之資  
格，又各據有發言之權，乃或隱忍而不能言，或言之而人民不肯信，如宗  
堯者，自信七十二歲之年，退有釐粥之資，進無求於世，自國民黨攫取中  
國以來，閉門既十二年矣，此次之出當大難，實感友邦不亡中國之仁，內  
哀人民顛沛流離之苦，衆人不察，不輕笑之爲傀儡，則重斥之爲漢奸，偶  
不得已而有所發言，皆妄相疑爲有所受，推原其故，半由蔣介石宣傳之爲  
害，半則我亦有不能盡言隱衷，謂中國非中國之中國，官吏非中國之官吏  
，既負友邦佔領而復交還之仁，然既佔領而復交還，安能復望中國爲完全  
中國之中國，官吏能完全行使其職權，事理不能兩全，事實遂成現狀，舍  
事實而別爲理論以求其信，民雖愚，固未易愚之也，將去其疑以定亂，勢  
不能不修改事實，使負責發言之官吏，可仰首伸眉以告人民曰，中國確完  
全爲中國人之中國，官吏確完全爲中國之官吏，凡吾所訓戒指導，皆發於

自己之良心，且皆爲救國之大計，人民不可妄疑，違者且必懲罰，官吏能侃侃而談事實又可爲證佐，人民知國之尙存，官之愛我，自當棄蔣介石造謠之宣傳，轉而聽官吏親切之領導，匪知民不爲利用，亦必革面而爲民，得其本，則匪不待剿而自絕，不得其本，則匪將愈剿而愈多矣。

或曰，日本犧牲無數之生命財力，乃舉所佔領中國之地，悉還之中國，是無所取償，無所參預，豈情理之所許乎，是則於別篇既論矣，蔣介石猶子弟，中國人皆其父兄也，父兄不能約束子弟，乃使得罪隣居，固宜負相當之責，日本但列舉所願取償之物，所願參預之事，條例而明定其範圍，苟非中國人所不堪，卽爲中國人所樂受，且所受者，非代蔣介石受連坐之罰，乃對日本還我土地主權，盡相當酬報之禮，日本取之不爲苛，中國人受之不爲辱，國內明達，早明此理，所爲恐怖者，則日本不言所取償爲某物，不言所參預爲某事，深知日本者，固知日本在求中日真正之親善，精神之合作，所願取償者，乃欲開發整個中國，以與兩國之富，不在獨佔一二事之特殊利益也，所欲參預者，乃欲代中國爲整個計畫，以圖兩國之

強，不爲參預一二事，以侵中國之權也，不深知日本，則誤以爲一無所取償，乃無所不要，一無所參預，乃無所不管，遂以爲名交還而實慘於佔領。蔣介石又從而煽動之，不惟中國人民受其煽動，雖第三國人亦不能不受其煽動，不惟匪勢由此而熾，國際之糾紛亦由是複雜而不易解矣，不惟剿匪當求其本，對中國一切亦有本焉，惟當使之信，不當使之疑耳，不能佔領而全交還之，信也，不能交還而全佔領之，亦信也，不能不佔領而又不能全佔領，不能不交還而又不能全交還，此中國人之所以懷疑，蔣介石因利用而肆其煽惑，此疑不去，不惟官吏無以勸導人民，匪患無肅清之日，學校之教習，雖知日之不當抗，亦無以解學生之疑而使其親日，家庭之父親，雖知日不當抗，亦無以解子弟之疑而使其親日，今日多一懷疑不解之人，將來即多一附匪抗日之人，是今日之剿未完，將來之剿復起，地方永不得治安，尙何經濟建設之可談耶。



#### 四、希望在迷夢中之民衆快醒來

陳羣

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日，各院部長輪流播音，本人今天所講的就是新年的希望。

本來一年一年時間的過去，光陰迅速不可追回，一個人在國家社會裏面，幹的是甚麼事，講過去麼，我們都可以記憶的，講將來麼，我們都應該有極大的希望，所以人生觀，有悲觀的，有樂觀的，悲觀論固然是不可，然而樂觀論，也不是空洞的歡喜，而沒有目的的，人生的生活，如果沒有目的，渾渾噩噩做隨波逐流，不計利害，結果會把自己幸福，葬送在莫明其妙裏頭，只剩得痛苦悲慘，自己沒有把握，還埋怨人家，所以萬事都要自己作主，每個人能夠安居樂業，社會秩序才可以維持，然後國家和民衆，全國才有幸福可享。

中國今天在戰事當前，各地人民顛沛流離，安居尚不能，何能樂業，人生究竟的目的，如果不是要安居樂業，維持社會的生存羣衆的生命，那

還有甚麼話說。

一年以來，中國民衆，睡在迷夢之中，現在要明白利害，快快醒轉回來，自求多福，這是人人共有的責任，不可錯過了，害到自己，永墮泥犁，弄到萬劫不復。

今日要想和平，早免戰禍，就要澈底做和平的運動。每一個人，要對全國四萬萬人打算，要對東亞大局設想，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中國同日本的民衆，早早謀安居樂業的幸福，兩國的國民共同負有責任，來解決東亞的問題。

如果中國人今天不了解，受共產黨的煽惑，繼續破壞東亞和平的大業，中國國民就永遠沒有幸福，在戰場上的兵士們，應該受我們的忠告，快些醒轉回來，反對蔣介石。反對共產黨，起來做和平運動，爲自己謀幸福，重新改造生命，萬不可替共產黨努力，毀滅中國的前途，把握了新的使命，爲東亞前途謀安全，打倒蔣介石，打倒共產黨，本人今日趁這新年機會，希望諸君，並策勵自己，共同努力。

## 五、維新政府之外交政策

陳 錄

自從八一三戰事在上海爆發之後，東南半壁，幾淪灰燼，無數人民的生命財產，都遭遇到慘酷的厄運，現在戰事已經遷延一年多了，可是捷報愈傳，失地愈廣，甚至黨軍所據守最後防線的武漢三鎮，離崩潰的時期差不多也迫在眼前了，我們相信這樣殘民以逞，兒戲國事的黨政府，難道還能夠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嗎。

諸位聽衆，誰沒有身家生命，誰沒有父母妻子，誰沒有田園廬舍，你們受着黨政府殘殺欺騙，難道肯俯首無言，坐以待斃嗎？否則的話，我們第一要認清中國形勢，更要明白這次的戰爭，並不是中日兩國人民與人民戰爭，不過是中國黨政府，受了第三國挑撥離間，把整個的國家命運，供給別人做戰爭的工具，把整個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統統陷入戰爭的苦海中，掉頭不顧，無疑的，這是破壞世界和平秩序的赤化政策，和中國聯共一派人物所造成的慘劫，任何人無可諱言的，到了今天，我們應當趕快覺

醒，自尋生路吧。

現在再就國際上情形講一講，中國佔着東亞廣大的領土，物產豐富，文化發達，人口佔四萬萬五千萬，因為積弱已久，頹廢不振，已經是極不幸的遭遇，自從中國與各國通商以來，對於外交的得失，一向是漠不關心，其中因循坐誤，舉棋莫決，以致忍辱求和，也是數見不鮮，證諸前清末葉之各次戰役，無一不是喪權辱國，城下結盟，史冊上斑斑可考，不勝枚舉，不料黨政府成立，在近代國際環境萬分複雜的當中，不說奮發圖強，也應當負起改善外交的責任，處處要打破難關，事事要往遠處着想，推己及人，知彼知己才是，那能夠輕輕啓爭端，侈談救國哪，可見黨政府殘民誤國的事實，較之清葉的竄敗外交，似乎有過之無不及，我們姑且不談得失，也不願妄測高深，但就事實觀察，黨政府最初的外交政策，無非利用各國在華的均勢，互相牽制，對外則依賴國聯的保障和平，姑息偷安，還能夠保持常軌，不想近數年來，蔣介石竊據全國軍政大權之後，變本加厲，大唱高調，假託充實國防名義，壓榨民衆，鞏固私權，而且虛張聲勢，妄

談抗日，究竟蔣政權也顧慮到外強中乾，無補實際，所以故意造成外交上緊張局面，使全國民衆的視線，一致對外，一面假藉建設的美名，歡迎外資，繼而實行法幣政策，吸收全國的白銀送往國外，不惜竭全國人民的汗血膏脂，供對日戰爭的孤注一擲，但是容共本是國民黨的基本政策，蔣政權爲着要轉移國際上視聽起見，不得不忍痛割共，自欺欺人，實際上對於中蘇的外交關係，依舊是保持常態，這無非埋着現在聯共抗日的伏筆，可見黨政府對於處理外交的手腕，無論圓滑也好，矛盾也好，總離不了遠交近攻的抗日外交，誰知道戰爭爆發，經過一年多，戰線蔓延至黃河長江流域，各國在華利益，至今已受到重大的影響，但是危險的程度，已經造成國共聯合陣線，使數千年的中華古國，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換句話說，各國在華艱苦經營的一切權益，如果聽任蔣政權下的國共兩黨得勢，難道還不給他們一筆勾銷嗎。

現在維新政府受任於危難之中，關於內政方面，已經有具體的計劃，逐漸實施，可以暫且不講，至於外交方面，除已於本政府政綱中宣明外，

並由本部長於上次播音中切實聲明，絕對以平等為原則，以不喪權為主旨，至於促進中日睦誼，鞏固東亞和平，更是一定不易的既定的外交方針，此外各締約國在華一切權益，已無疑的當然予以尊重，不過自從本政府成立之後，各國間與黨政府私訂之一切條約契約等等，未曾取決於全國民意，當然不能承認的，所以本部所希望於各友邦的，應當認定中日戰爭確是黨政府準備赤化遠東挑撥離間的一種鐵證，各友邦應當認定事實，不要給黨政府的偽造宣傳所蒙蔽，所以說要維持各友邦在華一切權益，更不能夠推波助瀾，自淪毀滅，這也是極顯明的一種論斷，現在黨政府已經陷入山窮水盡的時期了，武漢的淪陷，也不是徒唱高調所能挽救了，希望世界友邦和國內有識之士，不應當再徘徊觀望，應當趕快起來，摧毀黨政府，促成遠東的和平，也就是維持世界的和平。

## 六、反共救國為國民當前責任

任援道

諸位聽衆，維新政府各院部長，各國民衆，說明蔣政權抗戰的錯誤，

維新政府的立場，及一切政府設施，反覆推闡，諸位已經明白了解，無庸本人再說，今天所要向諸位說明的，就是中國全民族當前的責任，現在提出一個口號「反共救國」，要救國必先反共，不反共，決不能救國，反共救國，名稱雖異，實爲一事，所以反共救國，是國民當前責任。

爲什麼要反共，這是人人知道的，共產主義，如何不合於東方民族思想，共產黨行爲，如何過激，如何恐慌，共產黨軍隊，如何殺人放火，如何蹂躪人權，便是蘇俄本國人民，一樣困苦顛連，處於虐政之下，一兩年來，蘇俄高級人員及將領，被斯大林派以清黨名義，犧牲者不知幾千萬人，其恐怖兇殘所及，使人人生命朝不保暮，凡此種種，即今日以容共抗戰爲號召之蔣政權，自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起，至廿五年西安事變止，亦無時無地，不以反共爲口號，反共主張，成了國民黨之中心主張，現在蔣中正反顧專仇，飲鴆止渴，渴不能正，鴆毒已發，真不僅以國家人民爲孤注，抑且加東方文化思想以戕賊，所以中國全民族，絕對要一致堅決反共，尤其在青年腦海中，要建築反共思想的堡壘，使澈底根絕共產思想，

纔可以救國。

爲什麼反共，就可以救國，因爲現在國際大勢，形成兩大陣線，其一、卽共產陣線，其二、卽反共陣線，共產陣線，以蘇俄爲中心，以及蘇俄支援之西班牙政府等，反共產陣線，在西方有德與意等國，及西班牙的國軍，在東方有日本，我們中國不幸，也有了共產黨，不幸又有了勾結蘇俄容共抗戰的蔣政權，以致大好河山，半化焦土，全國人民，盡爲災黎，所以當前急務，不容忽視的，全國人民應一致奮起，立即推倒蔣政權，推倒蔣政權，便是反共，蔣政權與共產黨，是不可分離的，要反共就要倒蔣，倒了蔣，根本就制止共產黨，就可以中日兩大民族攜手聯盟，共築防共戰線，遏止共產主義在東方的侵入，保持東亞永久和平，保持東方固有文化，這是救國莫大的責任，顧亭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種責任，是全民族的責任，不是官吏士夫一階級的責任，希望聽衆們要注意的。

我們維新政府，肩負救國重任，要喚醒全民族，共同負擔，一致倒蔣



，一致反共，勇往直前，以赴救國目的，舍此更無其他途徑，望諸位諦聽了解，此「反共救國」的真義，擁護維新政府，完成反共陣線，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 七、大家應一致起來擁護和平

（宣傳局）

諸位，現在全國的人民都在那盼望和平，但是有一般人還是不能十分了解，所以今天再來對大家澈底的說一說，第一就是和平是目前的需要，天地間的地事，都是發生於需要的，比方說，有饑溺然後需要飲食，有冷熱然後需要衣服，有人覺得兵災之慘，然後感覺到和平的需要，此次蔣政權為推行他的殘暴政策起見，宣傳了許多戰爭的主張，思想簡單的人，和純潔的青年，不免受了他的鼓惑，甚至於失了理智，來迷信共黨的邪說，供他們的犧牲，試想他們主戰的時候，說了許多勝利的把握，與抗戰的好

處，問今天結果怎樣呢，地方失去了十幾省，難民造出了一千多萬，房屋路財產一切的損失，簡直不知其數，至於國家和人民直接的損害，尤爲算不出的，這些情形，可以證明出他們的主張，完全是不合事理的謬論，所到了現在，這種破壞情形之後，稍有理智和有責任心的人，一定會覺悟到非需要和平不可了，這種需要，是實在的，不是如學者先生們，所空唱和平論的，但是如果要想等待黨人們自己覺悟過來，那麼簡直是沒有那一天，所以我們大家，不能不起來自救救人，就說現在一班元老名流，如吳佩孚將軍，汪精衛先生，已經開始倡導和平了，在這個時候大家再不努力一致的推動，這就我們放棄了責任，是不能怪別人的，第二再來把懷疑者的錯誤，來指正一下，有些人懷疑的說「中國雖想和平，但日本一意侵略，所以和平是無望的」我們現在敢斷然的說這種思想，完全是受了黨人們荒謬的宣傳所麻醉的，日本無領土野心，不但累經日本政府的聲明，而

且事實上已將佔領的區域，慨然的交還我們維新與臨時政府，而且互相幫助着恢復舊觀，這種提攜的精神，就是外國人看到也要驚嘆，中日兩國並非不能相安的，這是一種事實的證明，事實的證明，如果還有懷疑，這樣人的固執，那也太過了，又有人懷疑的想，中國到這田地，一講和就是滅亡，這種意見，根本是認識不足，因為中國國民和日本國民在歷史和地理的關係上，是絕對唇齒的，事實上是兄弟之國，根本非敵國，自然是用不着講和，即能和平的，大家應該記得，日本不是有過了聲明嗎？所以中國要想和平，就得先有誠意，既有誠意，就得把那些猶豫不決的懷疑除去，再看現在歐洲的情形，時常都有發生戰爭的可能，但是他們無論局面如何嚴重，都是由外交來解決的，誰也不肯引起戰爭，歐洲各國尚且如此，而我們亞洲兄弟之邦，還來鬧什麼閼牆之爭呢！所以全國的同胞，應該趕快覺悟，一致的來促進和平，乘着現在元老們紛紛倡導和平的時候，國內外的輿論也極力的闡明和平的需要，這時候是我們人民應該起來促進他，不要是再執迷不悟，把這時機錯過了，並且我們身歷浩劫的人們，還應作進

一步的努力，來促進東亞永久的和平，與世界的和平。

### 八、對於英國貸款蔣政權應有之認識

(宣傳局)

蔣賊介石奪取政權十餘年，不思生產建設，解除人民之痛苦，保全國家之實力，專門嫉忌才能，排除異己，於是引起十餘年之中原內戰，戰區十餘省，士兵死亡百餘萬，無辜民衆慘死數百萬，戰區房屋化作荒坵，人民流離失所者幾千萬，至於財產之損失更難以數計，加以蔣政權貪官污吏不斷之敲詐，卒致民窮財盡，羅掘皆空，斯時之黨政府，除蔣賊之戚黨外，全體公務員生活費亦無着落，於是藉維持政府生活費之名，濫發公債，大舉借債，祇知充飽個人之私囊，不顧全國人民之痛苦，此乃蔣政權歷次發公債借外款之真相也。

中日事變之前，蔣政權所借之外債及所發之公債，我國人民已無担負之能力，而所借之債款，全國人民不獨未得絲毫之利益，反受其十餘年之禍害，蓋蔣賊除飽私囊外，拿作製造內戰之用故也。

蔣政權舉借外債，對於人民方面有害無益，對於國家方面增加「喪失權利」之條約，從未遭遇國人之反對。因此，蔣賊大胆妄爲，於去年向英法等國大舉借款，與朱毛等共同分潤，美其名曰國共合作，充實抗戰力量，當時一般無知民衆，因受了共匪之宣傳，以爲有英法物資之援助，抗戰力量必定加強，最后勝利必有把握，惟事實勝於狡僞之宣傳，蔣政權借得英美法之鉅額金錢與軍火，匪特抗戰無力，即號稱中國瑪德里之武漢廣州，一星期內即相繼失守，此中理由，異常簡單：一、借得之款，被蔣宋朱毛數人盡行瓜分；二、借來軍火，皆爲英法等國用不着賣不去之舊貨；三、年餘作戰，每戰必敗，精勇士卒死亡殆盡，所餘者全係老弱殘兵，及毫無作戰能力之流氓土匪，以此臨時補充之匪軍，與科學化之日本精兵作戰，焉有不敗之理。

去年第一次借款之結果，除飽蔣賊戚黨外，抗戰力量毫無增加，軍事方面依然慘敗，民衆徒然多着還債之義務，多受戰爭之痛苦，並替英法帝國主義者，多開兩條「滇緬滇越」經濟侵略之路線而已，此乃飲鴆止渴之

下筆也！第一次借款如此，第二次何莫不然！

我人對於第二次英國借款，應有明確之認識，蓋英國之借款，絕非有愛於我國民衆，亦非有愛於蔣政權，祇不過延長中日之戰爭，藉收漁利而已，義阿之戰，英國積極援助阿國，動員全部海軍，貸款幾千萬磅，并利用國聯制裁義國，結果，英國首先承認義國併吞阿國，德捷問題發生，英法俄積極援助捷克，抵制德國，結果，英法最先承認德國合併蘇台德區，西班牙內戰發生，英美法俄四國除經濟援助之外，并派遣海陸空軍實力援助政府軍，抵抗佛郎哥軍，結果，政府軍失敗，英國第一個承認佛郎哥政府，此皆英國援助外國之殷鑑，藉戰爭以謀本國之利益，此種損人利己之國家，凡我國人絕對不可信賴，應即時自覺，實行打倒英帝國主義，并在維新政府領導之下，收回英國租界，驅逐英人出境，務使援蔣害民者知所警戒。

## 九、歐洲危機與東亞和平

(宣傳局)

歐洲局面，自意大利進兵吞併阿爾巴尼亞及德意志向波蘭要求割據走廊地以來，頓形不安，而有引起第二次歐洲大戰之可能，按照歐洲大勢之觀察，顯然分成兩大壁壘，其以反共爲目標而以羅馬及柏林爲軸心者，爲一個集團，其以標榜民主政治而以英法爲軸心者，爲另一個集團，此兩個集團的勢力之消長，不僅爲世界局面安定與否之準衡，且爲世界光明與黑暗之所由判別，據最近事實之表現，防共集團，顯佔優勢，仍在逐步進展之中，世界光明與世界和平之徵兆，實繫於此優勢之繼續維持，吾人何以謂防共集團已佔優勢也，自德國方面言之，德國爲求國家之生存及國力之發展起見，向分東進及西進兩政策，其東進政策，除與南斯拉夫合作，吸收南國之工業原料，以發展本國之工業而外，并在與立陶爾解決米美爾問題，與波蘭解決但澤問題，以打破英法所用之包圍政策，現在米美爾問題，大體上已得一解決；至於波蘭，過去法波兩國所訂之法波同盟，近年關

係已冷淡，而波蘭已傾向於親德，此德國東進政策之第一步，已算成功，其西進政策，在努力保持主動地位，并打破環境之牽動，與意大利相爲呼應，目前英國擴軍未成功，法國國防實力薄弱，德國乘此進展，宜可事半功倍，自弗郎哥政府勝利以後，德國之西進政策，亦可謂初步之完成，更自意國方面言之，意大利的外交動向，一方面在對法要求殖民地，如都尼斯吉波蒂等，一方面更就地理上歷史上軍事上之據點，以地中海爲意大利最重要之空間，據墨索里尼之表示，所謂地中海者，包括亞得利亞海在內，雖不排除斯拉夫人，但意大利的利益，應居於重要地位，現在意大利正籲請全國國民，以任何代價，擴張軍備，其最近所以膺密阿爾巴尼亞，向巴爾幹進展，以鞏固其地中海之霸權，只有在亞德里亞海免除後顧之憂，以後，才能進一步，從事於西歐方面之攻勢，征阿之小試東進，正爲將來大舉西進之準備工作，且因此一躍而居於支配地中海之地位，此德意兩國之占有優勢，其影響於東亞者，實爲促成東亞和平之關鍵，何以言之，民主集團所倡導之集體安全，蝸行龜步，進行甚遲，且相互間之意見紛歧，



榮登庭，英波雖締結互助協定，但波蘭自始羸德，此外若干小國，亦態度猶疑，不敢與英法接近，法國雖表面上居于領導地位，但始終缺乏有力的表現與運用，以此之故，即或不幸而發生第二次歐洲大戰，英法兩國，必非德意之對手，而為愛惜自國之生命起見，英法兩國，目前尚在徘徊顧慮之中，而對於黨政府之經濟援助，此後因歐局之日趨嚴重，將逐漸減少，行將沒落之黨政府，因外來援助之減少，必自行崩潰，而使東方和平之局面，得有初步之基礎，亦為事實所容許者，總之，因德意勢力之膨脹，釀成歐局之非常嚴重，因之英法等國，無暇東顧，而中日有識之士，鑒於中日兩國相爭，結果乃兩敗俱傷，若兩國能認清環境，不受白色人種之挑撥利用，共同努力於和平之大計，必能確保東亞百年之安定，質言之，果能以中日滿為樞軸之東亞新協同體，互相結納的運動，解放東亞民族，以圖東亞之自主興隆，此正千載一時之良機也。

## 十、溫院長陳部長訪日之使命

(宣傳局)

中國維新政府當局的訪日，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去歲十月十五日，梁院長率領着一行人去的，在他歸國的當兒，曾經表示，所有日本方面的元老重臣，以及各界聞人鉅子，都是竭誠款待，而互相談話，更是開誠布公，沒有一點隔閡，這種精神上的聯繫，在兩大民族的合作上，已經建了一個深深的基礎，不可動搖，這次溫院長和陳部長的訪日，可以說是繼續上次梁院長訪日的精神，而更進一步的促進中日兩國邦交的敦睦，其意義的重大，可想而知，惟是，在這歐洲局勢日形緊張和南昌陷落以後黨政府行將沒落的時候，所有今後一切外交的肆應，以及中國內部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造，必將踏進了新的階段，因之，為求得中日密切的合作，以應付環境起見，溫院長和陳部長這次訪日的使命，與去歲梁院長的訪日，在意義上，雖是促進中日的邦交敦睦，而在適應新的姿態上，這次的訪日，却具有新的使命。

就中國的內部來說，黨政府的行將沒落，接着便是和平呼聲的澎湃，本來這次中日的作戰，原是黨政府少數人的意思，加以共產黨從中挑撥而發生的，大多數的國民，並沒有對日作戰的情緒，這一年以來，經過維新政府的努力安定秩序，撫輯流亡，一般民衆，已漸漸覺悟過來，不但維新政府轄境的民衆，有了深深的感動，即是黨政府裏的朝野上下，也都有同樣的感悟，換句話說，和平的要求，已經是全國一致的呼聲，而且是在逐步實行了，在這局面大轉變的時候，中國在政治方面，應如何調整機構，以達中日滿爲東亞樞軸的目的，應如何聯絡各地方的新政權，以達行政完整的地步，這是目前最迫切的第一個問題，其次經濟方面，在平等互助之下，應如何以謀經濟提攜的切實有效，而按照國際間的居住營業的慣例，應如何予友邦以種種便利，推而統制經濟應如何實行，貨幣匯兌應如何調整，這些是目前最迫切的第二個問題，復次文化方面，歷年來黨政府的謬誤教育，我們已承認他是失敗了，今後應如何本善鄰教育的方針，以建立兩國永久和平的基礎，並應如何吸收日本文化的優點，以補助中國固有文

化的不足，這是目前最迫切的第三個問題，這次溫院長和陳部長的訪日，便是在與日本朝野上下，當面討論實施的方法，以爲將來施政上一個新的標準，也即是溫院長和陳部長訪日的第一個使命。

就中國的外交上說，中國外交上的目的，第一個是要求各國交還租界，第二個是要求各國廢除領事裁判權，俾中國能完全獨立行使主權，這是獨立國必有的條件，也是我們維新政府於最短期間必須促其實現的，現在黨政府是靠着英法的經濟援助上海公共租界之內，包庇着游匪黨徒，這不但違反當初劃定租界的本意，並且這些游匪黨徒，足以妨害維新政府的治安，因此，關於租界的收回，更是維新政府外交上最迫切的工作，確好在這時期，歐洲風雲日緊，英法兩國，皆無力東顧，尤其是法國，據他們自己說，自德意軸心成立後，法西斯勢力格外蓬勃，歐洲的危機亦因之加深，而德國的要求在中歐自由活動，義大利要求在地中海與非洲有特別的勢力範圍，這種種事實，是說明法國忙於應付中歐和北非的糾紛，而表示着自顧不暇，其對於黨政府的經濟幫助料定今後必然減少，我們正好藉這個

機會，從事於收回租界與從事於廢除領事裁判權，不過上海租界，爲英法在遠東權益的集中地，而領事裁判權，又有多年歷史及條約上的拘束，應如何根據國際公法所許可，及兼顧事實上的便利，在友邦協助之下，迅速的達到目的，這也須與日本朝野上下，從長討論，也即是溫院長和陳部長這次訪日的第二個使命。

總括起來說，溫院長和陳部長這次訪日的使命，在敦睦邦交上看，與去歲梁院長的訪日是一樣的，但在這新的時代轉變之中，這次的訪日，却另有他的新使命，這新使命是什麼，在內是求行政的統一與強化，在外是求中國主權的完整，要想完成這兩件事，皆必得友邦的協助自己的努力，這次溫陳二公的訪日，便是在敦睦邦交之下，共同討論一個具體辦法，以爲中日兩國努力的。

## 十一、取締租界之抗日言論卽爲實現和平之初步

(宣傳局)

租界內的抗日言論，不管他是報紙，雜誌，或其他一切印刷品，自從維新政府成立那天起，就老早應該取締，這取締的責任，在租界尚未收回之前，無疑的是工部局的負責當局，可惜這一年多以來，因為他們沒有誠意，不但租界內治安不能維持，以致發生許多暗殺事件，而且容留黨政府的抗日份子，公開的宣傳抗日言論，紊亂維新政府治下的耳目，因而影響維新政府的治安，直至最近，經中日外交當局的一再商請，他們才稍有表示，而這種不澈底的表示行爲，當然不會發生多大效力，這在我們維新政府方面，覺得是一件遺憾的事情，同時對於實現和平，更是有妨礙。我們何以說在維新政府成立的那天起，就應該取締租界內的抗日言論呢？維新政府成立宣言上說，『爰于本二十八日在南京重建維新政府，其惟一使命，在使領土主權復現戰前狀態』，更在政綱上具體的指明，『外交以平等爲原則以不喪權爲主旨』；租界雖因條約關係，形成一個特殊地帶，但是牠的所有權，仍然屬於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主權，仍然在租界上可以行使，上海租界自從維新政府成立的那天起，是維新政府的轄境，可以實

行其主權，是毫無疑義的，倘若不能在租界內實行我們維新政府的主權，便是違背了「領土主權復現戰前狀態」的宣言，反過來說，倘若租界當局以無誠意的結果，而使我們維新政府不能在租界內行使主權，便是在外交上不以平等待我，而我們便喪失了一部分主權，這固然不是國際正義的行爲，更不是我們維新政府所以重新建國的道理，我們何以說，租界內抗日言論的取消，便是實現和平的初步呢，這裏可分兩方面來說，第一，從租界本身上說，現在沿海各大都市都蕭條不堪，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呈現繁榮狀態，其原因全靠租界當局與租界居民通力合作，共同維持良好正常的秩序，從而成了商業繁盛，人口聚集的地方，假如居民的安全沒有保障，租界繁榮不僅無法保持，連起碼的安居樂業的保障都喪失了，不僅成爲孤島，而且是一個人間地獄了，抗日言論的一日存在，租界的正常秩序便一日無法維持，人民的安居樂業，也便一日無法保障，這是第一點，第二，從維新政府整個治安上說自黨政府西遁以後，我們第一步工作，即在恢復秩序，撫輯流亡，經一年多努力的結果，各地秩序已漸恢復，流亡的

人也漸漸安輯，獨這上海租界，因為情形特殊，容留了一部分抗日份子，在報章上，雜誌上，揭載妨礙公衆秩序的新聞，更宣傳擾亂治安的煽動文字，在直接方面足以損害維新政府的利益，在間接方面，足以破壞東亞和平的秩序，我們維新政府的出版法上，早有明文禁止，租界既然是維新政府領土的一部，自不能容許這種言論的存在，以妨礙我們整個的治安，這是第二點，誠然上海的租界，因為條約上的關係，並且是英美法在遠東權益的集中地，一時要把牠收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根據上面所講維新政府的成立，是本着和平救國的，租界內的種種抗日言論，是違反和平救國的，政府以主權所在的關係，當然有取締的全能，這要望我們全國上下一致的注意和努力，同時希望工部局當局，及英法美等國的領事們，要本着外交上的平等原則，維新政府維護主權的宗旨，對所有租界內的抗日言論機關，不但要加以告誡或警告，便算了事，更要進一步的予以切實取締，東亞的和平國際間的睦誼，才能夠永遠維持。



## 附 錄

### 一、告國人書

梁鴻志

全國父老伯叔兄弟諸姑姊妹均鑒，此次各省市縣選派民衆代表，相率蒞寧，召開促進樹立中央新政權全體大會，以多數真正之民意，貫徹和平救國之精神，以倒蔣反共之決心，樹立全國統一之政府，具見國人之所祈求，與維新政府之所希望於國人者，精誠無間，深相契合，新中國之復興大業，洵可計日而待也，鴻志於此應爲國人告者，本人於本月十五日乘機東駛，訪問友邦，日本方面元老重臣，及各界聞人鉅子，哀誠款洽，懇切真摯，朝野上下，正亟待與中國誠實提攜，確信有以造成東亞之新秩序，而旅程所經，觀感所及，覺其政治經濟軍事實業教育文化種種事業，莫不井井有條，蒸蒸日上，極度承平，旺盛逾昔，從任何方面觀察，並無稍受

戰事影響之現象，此不僅余個人爲之驚奇，卽世界人士，曾到日本觀光者，殆莫不同此見解，足見友邦之國力，其所素積蓄者，至深且厚，以前國人所估計其軍事經濟力量，不能持久之揣測，純爲一種未合事實之謬言，猶之坐井而觀天，折籥而揣日也，基於客觀上種種事實證明，深覺中日兩國前途，有可確切深信而無疑者，約有數端

(一) 日本保障東亞和平之信念，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舉國上下，一德一心，自強不息，凡百專業，日新月異，躋於世界第一等強國之地位，數十年之奮發有爲，精進不已，其國力之積蓄深厚已成熟，乃基於歷史的國力自結展擴之趨勢，故出而保障東亞和平，非出於偶然的嘗試，實具有絕大的抱負與把握，此次之倒蔣反共，乃爲掃除東亞和平之障礙，實行負起保障東亞和平之重責，其目的與任務之必然達成，吾人可確然深信而無疑也。

(二) 中日合作基於歷史之必然性，中日兩大民族，同種同文，世界萬國莫不熟知，其遲早必基於歷史的必然性而爲密切之結合，無論在地

理上。種族上，文化上，均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世界萬國，亦莫不熟知，故中日經濟合作運動，第三國爲欲加以離間或干涉卽爲違反歷史的必然性，其無何種效果，可斷言也，惟是在今日而談經濟合作，中國政府與人民，有必須具備之兩個前提，其一爲恢復戰前狀態之治安，其二爲變更歷來仇日之心理，假使治安不能恢復，人民無生產力購買力，安有經濟合作之可能，假使心理不能變更，雖日日聲言，其目的亦終不得而達，此則不止中國方面急須改善，卽日本方面亦應有根本覺悟，以共赴復興東亞之途，使世界不致輕視黃種也。

(三) 中國親日必存，不親日則極端危險，中日同文同種，唇齒相依，輔車相倚，不相親則均感孤立，相親則共存共榮，處今日國際情勢，暴風驟浪澎湃襲擊之下，中國民族欲求保存五千年之古國於世界之上，若不與同種同文之日本提攜親善，則必至供人利用犧牲，容共則國必亡，徒依賴歐美，則中國必永淪於殖民地化，不得自拔，故

中國今日之誠意與日本提攜親善，實欲以日本之技術及資本，與中國物產及資源，有無相通，彼此互助，以造成東亞之新秩序，如國人不解此旨，中國之亡不難立待，日本之技術專家擁有資本者，亦將由何術而發揮能力，其影響日本國家之發展，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凡上所陳，爲鴻志個人確切深信，而願與國人共信而共勉者，用特表而出之，尙希共鑒

## 二、抗日派與親日派之辨別

溫宗堯

孟子曰「有人於此，越人鬪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親之也」，孟子之辨疏與親也如此，乃探其情而言之也，若泥其迹，則不惟談笑而道者，疑若非親，且必加一矢以助我殺人，而後認爲親我也，不惟不以垂涕而道者爲親，且以其勸止爲阻撓，而責其怨我也，豈知疏之者之情，不惟談笑而聽起

人殺人以取禍，且不惜暗助一矢以買越人之歡心，禍則歸之越人，而已無預焉，以將順爲陷害，而越人不悟，陰險之小人所以得志也，親之者之情，不惟垂涕而道人之不可射，且不惜犯顏以爭，寧受其兄之撻楚，而決不聽其兄殺人以取禍，尤愛其兄，爭之尤切且烈，以諫爭爲匡救，而其兄不悟，正直之君子，所以寒心裹足也。

今將求中日之親善，苟不師孟子之言，而探其情，則必以疏者爲親，不惟親善之的莫達，日本汲汲求親中國之盛心，究竟適集中國之怨毒，不可不察也。

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今日大別之，可爲三派，其一派，知抗日之不利於國家，親日又不能求諒於國人，於是而中立，其一派，但知親日之非，於是而抗日，其一派，但知抗日之非，於是而親日。

中立者勿論，但論抗日親日，考其迹，雖分兩派，探其情，則抗日派之中，固有抗日而愛中國者，亦有抗日而害中國者，親日派之中固有親日而愛日本者，亦有親日而害日本者，所謂不可不察者此也。

抗日派雖佔全國人之十九，真以國家爲前提而抗日者，蓋不過十之一耳，不知抗日之利害，見人之抗日，遂盲目而從之，是曰愚抗，知抗日之害國，或畏人之罵，而不敢不抗，是曰懦抗，或求人之譽而爲一抗，是曰巧抗，不惜斷頭流血，求伸一朝之氣，是曰憤抗，抗日之情，有潔有污，其爲害國則一，蔣介石非愚人，其始之抗日，半由懦而避罵，半由巧而要譽，不幸一抗而屢北，喪師太衆，失地太多，無面目以謝中國人，遂憤而與日本爲長期抗戰，其心理雖屢變，要以個人之名譽與地位爲前提，且不惜害整個之國家，以保全個人之名譽與地位，是蔣介石之可誅也。

兩國之情勢，至於今日，雖素以親日爲志者，亦不能不以愛名譽愛生命之故，而閉門鎖口，至於今日，尤敢開口談親日，開門與日本人往來且合作者，是其情有二焉，其一則由愛日本之故，望日本體貼中國之國情，延攬中國之人才，收拾中國之人心，以達到中日精神合作之目的，以永立東亞和平之基礎，以增進東亞富強之功業，因是之故，不惜受國人之唾罵，且不惜受國人之暗殺，出而與日本人合作，凡可以體貼國情，延攬人

才，收拾人心，以達到中日精神合作之目的，以永立東亞和平之基礎，以增進東亞富強之基業者，無不盡心爲日本思之，盡量爲日本言之，言之不聽，且不惜強聒之，日本人所措施，苟有違反中國之國情，阻抑中國之人才，喪失中國之人心，足以妨害中日合作之目的，搖動東亞和平之基礎者，必盡力以諫，一諫而不聽，必再三諫，卽聽而不樂，亦必爭以去就，愛之至者，乃至爭以生死，如忠臣之愛其君，如義士之愛其友，是所謂親日而愛日本者也。

其一則由愛自己之故，所謂犧牲名譽生命，出而與日本合作者，乃求解決個人之生活問題，但能得日本人之歡心，而保其祿位者，無不盡力以求媚，不惟日本人措施，有如上舉違反中國國情之一切錯誤，彼不肯諫止，且從而附和之，卽日本人一切趨於正，彼且不惜導之以入於邪，而因以自利，至於怨毒皆歸於日本，其人之生活問題則既解決，可拂衣卽去矣，古之奸臣之害其君，巧妄之害其友，皆此類也，是所謂親日而害日本者也。

日本人皇皇以求中國人之親日者，非不欲求真愛日本人之人也，中國亦固有其人，或不易得，或得之又不能盡其愛，此其故無他，其愛日本者，皆不免乎直，直者之心誠善，其言則逆耳，不能委曲以悅人，始聞直言而驚，再聞之而疑，再聞之而不能不怒，至於怒，雖家人骨肉之親，亦有所顧忌，而不能不引避矣。

害日本者，心雖惡其言則甘，始聞甘而悅，再聞之而信，再聞之則陷其術中，而不能自拔矣，愛與害之情藏於中，直與甘則表現於外，不能自掩者也，將求愛我之人，必先求敢直言之人，將遠害我之人，必先遠悅我之人，將求遠悅我之人，必先我不爲所悅，將求聽直言之人，必先我能容直，且用其言，求悅日本者，若惟知愛日本，然豈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之親之人，忠告日本者，若不免愛中國，然豈有愛其親，不愛他人之親之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是皆古聖賢試驗所得之言。

凡不惜害中國，以求悅於日本者，他日害日本，以求悅於第三國，可



斷必此人也，日本將鑑別中國人，孰爲愛日，孰爲害日，必先鑑別其有無愛中國之心，勿徒聽其一味親日之言，遂認其爲愛日，而不知其爲愛己，爲害日本，求悅者愈進，直言者愈退，不惟中日永遠親善之的莫達，卽今日殘破之局，亦誰與收拾乎。

一年以來，因親日而受唾罵，毀其名，抄其家，掘其墳墓，乃至爲人暗殺，喪其生命者，已不知若干人，而猶有與日本人合作，不放棄其親日主義者，是其人激於愛中國之心，又確見乎非愛日本無以存。

### 三、誠與權

溫宗堯

言如此，行亦如此，是之謂誠，言若此，行若彼，是之謂權；小遇大，弱遇強，有所不敢言，而又有所不得不行，則姑迂回其言，以求徐達其行，是小者弱者之痛苦，非不推誠也，不得已而行權也，大遇小，強遇弱，惟所欲言而莫之敢違，欲行此行，則言此言而已，不必迂回其言以誤事機，且不可迂回其言，使小弱疑而怖，且示強大者別有弱點，而後爲此迂

回以自掩蓋，則求以濟一時之難者，更以種將來無窮之患，故強大當用誠，且不當用權。

驗之中國之歷史，元世祖，清世祖，欲奄有中國，則奄有中國，不迂回其言曰，不欲奄有中國也，終皆奄有中國，是用誠之驗也，金於北宋則不然，意欲奄有中國，而故迂回其言曰，吾不欲奄有中國，惟欲使中國人自治耳，於是而立張邦昌，立劉豫，終乃不得奄有中國，南宋乃得百餘年偏安之天下，是用權之驗也。

驗之近事，意大利欲得阿比西尼亞，直曰吾欲得阿比西尼亞，終得阿比西尼亞，是用誠之驗也，意大利又欲得西班牙，而不敢直言，則曰迂回以助弗郎哥爲言，終乃撤義勇軍而去，是用權之驗也。

論理則強大不必用權，考事，則古今之強大，用誠者皆成功，用權者皆失敗，然則今日日本之對中國，宜知所取矣，日本既堂堂正正舉兵以討蔣介石，而估領其所統治之土地人民，則直如元清之例，以其土地人民，隸日本之版圖，且移東京於北京，正告天下曰，日本既奄有中國矣，中國

無從反抗，惟有帖服，再能遇之以寬仁，撫我則后，中國人既服元之子孫九十年，且服清之子孫二百七十年，日本之寬仁，誠過於清者，中國人固樂爲日本萬世之民也，是誠也，不圖日本如天之仁，翫千古未有之例，舉佔領之地還之中國，而許中國人獨立自主，於是遷求中國敬仰之人而付託之，名曰獨立自主，實亦聽其自主，日本就所欲取之中國，以爲此役勞師糜餉之報酬者，明白列舉而取之，此外但予援助，不加毫髮之干涉，是亦誠也，所取者爲中國應予之報酬，所不取者，中國復有生存之餘地，殘破之餘，在此三數十年中，中國決無反抗之力，且受日本如天之惠，存之於既亡，與之於已滅，不惟現在中國人，感激而思報德，卽千萬年後，中國人之子孫，一念今日日本之惠，亦必感激而不忍與日本，更啓鬪牆之衅，是亦誠之所必感也，以今日中國人猶記清聖祖之功德，清雖亡，至今人猶思清推之，可證中國人但記撫我之恩，決無種族之念，况於日本佔領而復歸還，其德遠過於清，中國人能忘之耶。

直佔領之，誠也，直交還之，亦誠也，皆無不可行者也，旣不能直佔

領，又不肯直交還，於是而以交還之名，行佔領之實，是權也，是甚不易行者也，何也，交還而實不肯交還，則中國人不能不憤，憤則亦以口親善而實反抗報之矣，佔領而實不能佔領，則中國人不能不疑，疑則反抗之氣益壯，反抗之徒益衆矣，日本不欲採元清奄有中國之不德，邇爲佔領而復交還之德，然一參之以權，遂不免蹈金之覆轍，恐遂不免助成蔣介石負隅偏安之局，是或求慎而用權之過也。

以權爲不可用，日本之於朝鮮滿洲旣用之矣，雖然不可概之中國也，朝鮮固世界各國認爲日本所宜有也，滿洲則與國際關係薄弱，固可聽日本之自便，惟以不承認示其趨向，已爲滿洲一障礙矣，使日本而直佔領滿洲，不迂回別立一國，固不待國際之承認，或直以宣統之號，復大清之國，國際與大清宣統，固有往還之歷史，雖欲不承認而不可得，所以不承認，且因不承認而留一障礙，不能不謂用權之弊矣，至於全中國，則與國際有至深久之歷史，至密切之關係，日本雖以不佔領安國際之心，而實不能聽中國之獨立自主，又不明示所欲取之條件，以國際注視中國之重，且與其

國家有生死利害之關係，宜其懍懍，不借助蔣以抗日也，可用於朝鮮者，已不能盡用之滿洲，尤不能更推之中國，行權之旨，所以避免中外之糾紛，不幸乃引起中外之糾紛，在此建立中央政府之先，誠不能不深察誠與權之利害，取其利則糾紛立息，中外人皆鑑日本人之誠，不擁蔣而助之，蔣立不攻而自倒，取其害，則將渡於應付已佔領地之糾紛，蔣介石乃可苟延以圖偏安，戰事真將長期化矣。

#### 四、九一八感言

溫宗堯

(中日戰事的起因及以後節節失敗)

自從九一八以後，中國人因為恨日本，祇埋着頭去看九一八以後，沒有人回轉頭去察一察九一八以前，一方面又受了蔣介石掩蓋自己，欺騙大眾的宣傳，因此就把中日這場戰事的罪過，一切歸給日本，愛國心自然是可敬，但是是一件事的歷史，總得考究明白，如果日本人無故來打中國，中

國人應當抗日，但是蔣介石前半節忘恩負義，挑釁惹事，後半節只顧自己的小毀譽，不顧國家的大利害，引起這場戰事，因此斷送中國，中國人不趕快來討蔣，反去拚命的擁蔣，這種不察原委，不辨是非功罪的心理，不糾正明白，不但中日的戰事，永不得結束，中國的內禍，也永無所底止了。

怎麼說蔣介石前半節是忘恩負義呢，中國人當知道前清時代，中國本沒有什麼國民黨，或革命黨這般東西，因為孫文逃到日本，預備革命的事，一切都是受日本人的保護，才得組織成功的，我們把國民黨分成兩截，後半節是由死而復活，以致北伐成功，全靠俄國的幫忙，前半節是由十月懷胎，以致撫養成成人，全靠日本的幫忙，有良心的受人一分恩惠，應該有十分報答，那知道沒有良心的蔣介石，北伐才到了武漢，就喊吶起來，要打倒帝國主義，日本人聽了，已經傷心，以後又接連的提倡排日，日本人更受不了，除去蔣介石和國民黨以外，換一個人來講打倒帝國主義，來提倡排日，日本還認他是愛國者，只把他當成公敵，蔣介石出頭來打倒帝國

主義，來提倡排日，日本人就認他是忘恩負義之人，就把他當作私仇，公敵只要所爭的那件事，得個辦法，兩方面依然可以握手，再做朋友，私仇却是非把那個人消滅了，兩個人是不共戴天的，日本人定要打倒蔣介石，不是過分，乃是人情，我們假如養一個小孩，從十月懷胎，一直到撫養成成人，結果這小孩却是忤逆，要打倒父母，我們對這個小孩，應該怎麼樣處置呢，所以中國人不妨排日抗日，惟有蔣介石不能排日抗日，要想中國戰事得個結束，只有中國人自己快去打倒蔣介石，然後再代蔣介石向日本懺悔忘恩負義的罪惡，要求日本不要把蔣介石個人的罪惡，移轉到不相干的中國全國人的身上，日本人是講理講情的，自然氣平了，自然不會遷怒，不惟戰事立刻結束，並且中日從此可以親善，如果中國人不自動去打倒蔣介石，還要老幫蔣介石去抗日，那就是把蔣介石忘恩負義的罪惡，取來頂在自己的頭上，不但戰事沒有完的日期，等到戰事完了，中國人還要代蔣介石受個贊成忘恩負義的處罰，那就萬劫不復了。

怎麼說蔣介石後半節是挑畔惹事呢，這個遠因甚多，一時說不完，只

說九一八有關的兩件最大的近因，一件是蔣介石要取消東三省的獨立，派人包圍張學良，日本人因為蔣介石是忘恩負義的東西，又同俄國接近，怕他拿去東三省，日本就保不住在東三省既得的權利，因此派前駐中國公使林權助君去勸告張學良，只要不換青天白日旗，日本決不侵犯東三省，如其換旗，禍患就不能說，林公使和張作霖是老朋友，痛哭流涕的勸告，又指天誓日的作保，張學良到底不聽，換了青天白日旗，蔣介石既要統一東三省，又知道對日本挑了衅，就該想法把東三省的國防，加倍籌備鞏固起來，那知道換旗以後，既不把東三省的事放在心裏，並且把張學良調到北京，所以九一八這一天，東三省竟至沒有個主人出來應付，悄悄的送給人，這是蔣介石對日本挑衅惹事的第一件，第二件就是九一八的導火綫，殺死日本中村大尉的事件，殺死一個人，殺一個兇手給他抵命，再賠幾個錢，也就立刻完了，本是一個極小的事，極容易了的事，那知道張學良在北京，置之不理，蔣介石在南京，更置之不理，事情出了一個多月，日本屢次催促，總沒有答覆，最後提出限期答覆的文書，仍然是不理，因此逼出



九一八的事，假如一個中國人，被中國人殺了，政府也得替他拿辦兇手，殺了一個外國人，却是置之不理，這不是有心挑畔惹事嗎，怎麼說蔣介石後節只顧自己小毀譽，不顧國家大利害呢。九一八事變雖然出來，日本却並無整個的辦法，蔣介石力能抵抗，就該立刻抵抗，力不能抵抗，就該站出來和日本人交涉，勿論如何道歉賠償，東三省的權利，至多不過喪失一半，至少亦可保存一半，那知道一般無意識的報館，不知道利害的學生，在一旁唱些不負責任的高調，吶喊着要抵抗，蔣介石在同年九月二十七南京什麼紀念週，還明白痛快的演講，說孫文曾經說過，中國不能和日本打仗，如果打起來，中國十天就會打完，一面在說不能抵抗，一面看一般報館和學生熱度正高，自己平日做的壞事太多，怕和日本一交涉，被人抓住，不但背個親日的惡名，並且保不住領袖的地位，因是心裏知道該交涉，身子却不肯站出來交涉，等到顧維鈞在外國提出把滿洲劃成中立地帶，本是一個極好下台，極好保障的辦法，蔣介石明知這辦法好，一面却看人民熱度還高，還要推罵，仍然置之不理，蔣介石既不求下台，日本沒有對

手，商臺下台的人，也不能下台，只有一步一步的前進，一直進到了唐山，蔣介石看人民吶喊的熱度，已經到了零點，不會再起釘了，這才來個塘沽協定，如果蔣介石國家利害當作前程，提前來個奉天協定，東三省就可以不喪失，中日兩國的感情也不會大決裂，可恨蔣介石只顧個人的毀譽，必要日本兵到了唐山，才來個塘沽協定，不但白送了東三省，並且把中日兩國感情。弄到決烈不可收拾，蔣介石表面好像尊重民意，不和日本交涉，骨子裏實在要借日本人的兵力，把人民的熱度，打到零點以下，他才好出來交涉，日本人起初並沒有想得東三省，更沒有想得南京，竟白得了東三省，並且得了南京，都是蔣介石引誘和逼迫，一步一步造成今天的局面，中國人不去追求什麼人造成這個局面，一味去恨日本，丟了的地方，不是恨得回來的，恨到結果，不過把蔣介石罪惡，移轉到中國人的頭上，叫日本只恨蔣介石個人的心理，移轉來恨中國人的全體，這已經不算，一面又把惹事挑釁，只顧自己不顧國家，斷送中國的蔣介石，頂在頭上，把引起中日戰事的大禍根當做可以結束中國戰事的大人才，不是中國人糊

塗，只是中國人不明白蔣介石和日本從前的關係，又不明白九一八以前蔣介石應付東三省的方法錯誤，只看見日本打中國，就說日本欺負中國，愛國心是人人該有的，但是得把是非弄明白，今天我說的不過大概，實際上蔣介石和日本的密切關係，應付東三省的荒謬方法，再加一萬字也說不完，大家明白這幾件，也就知道蔣介石不但得罪日本，尤其是得罪中國，罪不容誅，明白了這點，只有趕快自己盡法懲辦，或是從輕驅逐了蔣介石，一面替中國處罰誤國並且亡國的罪人，一面平一平日本的怒氣，戰事自然可以結束，如果明白了蔣介石罪狀還要再受他的愚弄，再去擁護他，一面叫日本人生氣，一面叫蔣介石得意，笑這一羣渾蛋國民，看不出他挑釁惹事，引起這場大禍，却把罪過輕輕的卸給日本，九一八雖是送掉東三省，却沒有交涉，就可告無罪，現在雖是又丟掉河北山東山西江蘇安徽江西，却是已經抵抗，更可說有功，蔣介石越顯得聰明，全國人越顯得渾蛋了。

## 五、不卑不亢而爲處世惟一方法

陳羣

### 對縣政訓練所學員訓話

本人由滬來京，事務繁忙，迄今始得與各位相晤，而所欲爲各位告者，即吾人今後將持何種精神，應付當前環境是也，蓋吾人生於是時，復長於是土，既無法離開，必將確定所以應付之方，不容游移徘徊，久而不決，本人此次北上，參加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委員會，觀感所及，深覺北方情形，與南中各地，迥不相同，試舉一例，凡北京各機關公務人員，懸掛證章，夷然通過街市，人民對之，咸具欽敬態度，而南中各地之公務員，有少數人不明真象者，往往目吾人爲漢奸，甚或面加謗辱吾人做事，原不必使途人瞭解，而南北民衆之觀感，不圖差異至此，於茲亦足證兩學士對於新政權之信賴，尚不如北方民衆者多多，所謂應付環境之精神，可以四字概括之，曰不卑不亢，各位在未入本所受訓之時，皆已具備相當

學力與經驗，此次來所，及本所所以增益於各位者，并非純粹智識訓練，毋寧爲一種精神訓練，精神訓練之主旨，卽不卑不亢是也，在昔蔣政府時代，亦曾創辦各種短期訓練班，本人在廣東時，亦曾主辦過一次，但彼時之精神，與現在完全不同，今日受訓人員所負之責任。較昔日更爲艱鉅，各位既不辭勞苦，毅然來此，自必與本所所抱之精神，完全相同，將來應付環境，或不致發生何種困難，人縱至愚，未有不自愛其令譽者，吾人此次出組政府，不能諒解之人，自難免指摘我等，而加以種種謗議，卽如本人，曾迭接友人信件，謂以參加國民黨活動多年之人，遽然改變方針，不啻自毀其過去歷史，實則所謂歷史，昨日如何，今日如何，後日如何，當刻刻在變易之中，態度之轉變，未必卽爲毀滅個人之歷史，只要吾人行其良心之所安，罵漢奸也好，罵傀儡也好，暫時皆可不必置辯，徒辯固無益，辯亦未必人人相信，事實證明，實亦不必以口舌相爭，凡此所述，皆爲建國困難之點也，各位於此次戰役，必皆目擊身受，然各位試一回想，維新政府成立之前，與成立之後，及近數月來，社會之秩序，是否較爲安定

，人民之生命財產，是否較有保障，必已有所認識，無繁稱引，抑，吾人建國之初，即聲明不高談政理，以欺吾九死一生之民衆，凡所設施，皆按步徐行，故於交通也，先將破壞者，加以修復，於民政之，先從事於綏輯工作，設或吾人不於此處着手，而任其殘破流亡，則華中一帶之慘酷情形，恐必較今日爲尤甚。

關於舊政府十餘年來施政情形，各位耳目所及，諒已早有所聞知其是非得失，各位必有相同之感覺，無待本人詳述，蓋中國之事，以中國人自己體認，最爲清楚茲姑舉兩事以爲例證，當張學良退入關中，此時政府之惟一對策，在先將張學良處以死刑，以明守土有責，賞罰嚴明，而蔣介石不特曲予維護，反加以尊寵，使全國人心，爲之不快，又如此次事變，以蔣氏個人之不肯犧牲，而惹起全國之糜爛，此爲謀國者至不合算之事，且當戰爭之始每號於國人，曰長期抵抗，日本必將不了，殊不知自己始即在不得了之中，對自己估計過高，對他人則估計過低，推原禍始，實在於蔣氏一人，至於外交方面，今後與日本關係，當爲密切，本人夙有一主張

，以爲中日應當親善合作，在日本固應作縝密打算，吾人亦應爲自己打算，及爲吾子孫打算，雙方皆能了解，然後兩國提攜基礎，始無鞏固，吾人持此信念，即前述之不卑不亢四字，甚爲重要。

本人行年四十有七，生死兩字，久置度外，實言之，即生并不欲苟生，死亦非吾人所懼，前在滿洲事件發生之日，本人即主張從速解決中日問題，時人雖或罵爲頑固守舊，本人則以爲苟利國家，即或犧牲性命，毫不足惜，此次組織政府，本人參加任務，經經所守，仍係前念，而內地人士，或有不能見諒者，其用心所在，自與吾人不同，而就實質言之，吾人今日之愛國愛民觀念，并不後於人人，設彼嫚罵者之易地以處，恐其措置事端，未必即較吾人爲高明，吾人初亦不願自爲粉飾，謂事事已入正軌，但吾人之良心，時時當爲民衆打算，同時又爲日本打算，事事求其圓滿，以維持目前之局面。

綜上所述，極形拉雜，但就中要點，則在說明建國事業，既鉅且艱，盤根錯節以來，自所難免，同時須認清目前環境，惟有持不卑不亢四字，

方能應付一切，各位既經來所受訓，將來皆須在行政上負一部份責任，深望同體此旨，以爲將來應付事件之標準。

## 六、亞細亞之理想

王子惠

世間有誇張其已往事蹟之民族，有醉心於現代繁榮之民族，亦有企望於將來輝煌之民族，今日之中華民國已爲邁步於康莊大道之國家，故其民族亦即企望於將來輝煌之民族也，雖然在此旋乾轉坤千鈞一髮之際，其最要之關鍵，仍在打破現在之一切環境而後可以升堂入室，完成其未來之輝煌事業，換言之，即目前之一切問題，皆須因此新建設而換一解決之方案，而中日事變云者，即賦予中國以歷史上新建設之動機者也，其理由所在，約有二點，一即我中國素爲一陳舊因循之國家，此次在其生命線上，予以重大之衝擊，其反應之彈動力，必且油然而生，二即因此事變而造成中日團結之新局面，必且爲中國開拓一嶄新之境界，有此二種理由，可知歷史上新建設之動機，實已呈現於我人之前，我但能努力實踐，則此次事變



之犧牲，雖極嚴重，要亦不足爲慮，蓋無此犧牲，則將來即無新國家建設上之收獲，此亦事理自然之趨勢也。

但我人今日所懼者，厥惟事變之結局，苟其結局而不圓滿，則事變之真締即未真澈，而一切犧牲皆屬徒然；不寧唯是，即戰後之狀態或更將遜於戰前，數月前日本政府嘗有「不以蔣政權爲對手」之宣言，惟其不以爲對手，則勢必以爲敵手，敵手當前，亦祇有撲滅之一道，捨此以外，恐無長策，此果今日日本之應認爲當務之急，而亦中國民衆之所切望於日本者也，蓋蔣氏政權一日不去，則其困獸猶鬥之妄想，即一日未已，而新中國建設上之障礙物，亦即一日未除，障礙物一日未除，則新建設之基礎終於無由確立，而國家之滅亡，亦可計日而待，故作者由此敢於斷言，今日新中國之命運，即將取決於此新建設行程之上，而蔣氏政權云者，實爲國家生存之蠱賊，勢須先予撲滅，而後中國可以邁步前進，盡瘁於此次事變之真締，作者非爲無責任而可以任意放言之人，然而對於蔣氏政權之爲國家生存之蠱賊，敢於下列兩點，證明其非誣讒之談，第一點即蔣氏政權乃寄

生於歐美肘下者，其寄生之詣，非爲再建中國，實爲確立國民黨之勢力，而助長一己專政之鬼焰，夫以文化發祥之中國，而竟寄生歐美人士之肘下，此種倒行逆施之政策，不特不容許於中國，抑亦不容於日本或亞細亞，其爲不近情理，不合時宜更不待言，且歐西各國昔嘗憑其船堅砲利以侵略我中國，蔣介石苟非寡廉鮮恥之輩，更何忍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自甘依附於侵略者卵翼之下，故作者由此又敢斷言，假使蔣氏之政權一日不去，則白種人所加於中國之強暴壓力，亦卽一日不能掃蕩，嘗思蔣氏政權之所以得臻今日頑強之地步，而敢於貿然對日一戰者，無非由白種人醞釀挑撥以成之，如是蔣氏政權一日未滅，白種人之野心卽一日未戢，此在新中國建設行程之上，絕對不能容許者也。

第二點卽謂蔣氏政權之容共禍國，惡貫滿盈，乃中國人不共戴天之公仇，又豈能容其苟延殘喘於白種之肘下乎，夫蔣介石之是否爲共產主義之忠實信徒，姑不具論，惟觀其一生行事，則朝秦暮楚，儼然妾婦之行，方其聯共剿共日，前言後語，判若兩人，推其用心，亦無非爲自保其勢利祿

位而已，更何福國利民之可言，何況聯共政策之在中國，幾於萬人唾罵，蔣氏非不知此，而猶毅然決然以爲之者，無非以私利高於一切爲前提也，故作者由此又敢斷言，蔣氏政權之撲滅，實爲新中國建造之基本信條，日本政府迭曾確認蔣氏政權爲抗日侮日之元凶，因有一舉撲滅之決心，而自我中國人方面立論，則此抗日侮日元兇之撲滅，又另有其撲滅之道，存乎其間，蓋亦化中國之爲害，絕非短時期內所能解除者也。

由上所言，可知我中國人欲於今日焦土灰燼之中，再建一輝煌之新國家，自非與同文同種之日本互相結合不爲功，此種結合，如能早日實現，則蔣氏政權之一切惡勢力，亦能早日剷除，我人深信窮途末路之蔣氏政權在不久之將來必且一旦崩潰，崩潰之後其在國內之遺孽必無立錐之地，於是中日兩國對於此次事變之真諦，可謂達到第一階段，而同時新中國之建設，亦無不得其門而入之困難，今日我人對於中日兩國在此事變所受之重大犧牲，誠不勝其百感交集之焦慮，以此渴望各路戰事得早結束，惟此結束，必須以貫徹事變之真諦爲條件，設或苟且姑息，而予蔣氏以死灰復燃

之機會，則不特死者不能瞑目，卽生者亦難與言長治久安之道矣，且夫犧牲之輕重，原無定評之可言，倘使此次戰事之結果，得奠東亞和平百年之基礎，則今日所受之一切犧牲，仍得謂獲有相當之代價也。

近來日本朝野。嘗以「中國之再認識」爲口號，良以此次事變之所以發生，皆以舊時之認識不足爲主因，曩者日本之號爲中國通者，往往通於外表而不通於內情，通於己往而不通於現在，以此應付中國，非惟誤人，抑且誤國，故日本有識之士，近皆主張中國之再認識，此誠兩院親善前途之不二法門也，惟目前之中國，自經歷此次嚴重之事變以後，宛如鋼鐵之入太冶洪爐，其形態必爲一變，以此昔日之已認爲再認識者，今日必須作更進一步之再認識矣，換言之，則日本對於中國之認識，必須劃清時期，譬如在民國十六年以前認識清楚之人，在民國十七年國民黨專政以後，必須立將其認識上，再加一重認識，方得自保其認識之清楚，由此類推，可知日本對於目前之中國，必須主張再再認識，始可得到認識之真諦，蓋目前之中國已由事變而漸起變化，曩日黨府之寄生於歐美及蘇聯者，今將蓋脫其

桎梏而盡復其自由，他若假借民族主義之美名，以把持政柄者，狂呼三民主義之口號，以操縱人民者，今一一將爲之清算，而使還我民衆本來之面目，以及固有之自由，以此日本欲知其目前蛻變之實情必須以再再認識爲信條矣，憶在前清末葉，外人之對於中國嘗有睡獅之號，曾幾何時，而忽由睡獅降爲睡豚，夫同一睡也，而前後竟有獅豚之別，此省中國人民萎靡不振有以致之，但在今日，我人姑不論其爲獅豚，却已漸有醒悟之徵象，由是可知燦爛之明日，必可藉以新創輝煌之中國也，作者嘗言此次事變之真諦，實欲使中國完成爲嶄新之國家，故從來中日提攜之標語，在今日已置之試金石上，或可實現於一時，至於前次之所以能言而不能行者實由於兩國間互相認識之不足，以後兩國間但能孜孜不倦，共謀所以相互認識之道，則非惟兩國間之提攜，可以實現，即兩國間之結合，亦何難一蹴而成也，以上所論，皆係日本方面必須再再認識中國之真意，至於中國方面之於日本，亦有再再認識之必要，何以言之，世人咸謂誤中國者，爲國民黨之歐美派，殊不知一知半解之日本適亦須分其過失，因若輩之於抗日侮日

工作，實有抱薪救火之嫌也，若輩不明日本真正之心理，而妄指日本爲侵略之國家，更不識日本真正之力量，而貿然加以侮辱挑釁之辭，凡此皆係自號爲日本通者所構成之罪惡，而中國國民淺慮盲從，不問事勢之輕重，只須事關日本，則便若輩之言是信，而其爲害於國家，實遠在我人想像之上，是以無論日本派歐美派或國民之全體對於今日日本，實須重行加以明晰之觀察，庶不致一誤再誤於認識之不足也。

今日中日兩國國民共同肩負亞細亞建設之重任，當任偉大事業發軔之初，兩國國民應各反省之外，尤應自認其從前認識之錯誤，如是而後可以毫無虛僞之真誠，互省交換，此爲今日切要之着，而中國全體民衆，現在所需要者，究爲何物，將來所企望者，究爲何事，此亦日本朝野，所應深加體察，而藉以明其實質之情況者，夫中國農民佔人口總額百分之七十以上，其民衆之生活機構，除二三大都會之外，其極大部分，皆係樹立於農民生產之上，故第一須先明農民之意趨與其要求，在十年以前，中華民衆，不論任何階級，因不堪外力之壓迫，軍閥之搜括，與大地主之榨取，莫

不奢望國民革命之成功，誠以爲國民革命，不獨可以消滅內戰，獲得安全之生活，而中國經濟亦可從此完全臻於獨立之境，故全國鄉村之民衆，不論老幼婦孺，其對於國民革命，實會熱誠歡迎之，然此國民革命之結果，不過授於民衆惡劣倍前之環境，蓋自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一切政權皆爲國民黨一黨所盤據，不特政由獨裁，不恤民困，而國家之寶藏，且竟雙手奉之歐美，至其榨取民衆膏血之技能，比之從前之軍閥地主，尤爲惡辣，而於維持一黨一己之權利，尤不惜恣意浪費，其對革命開始之所宣示，於民衆之信約，幾於無一付之實行，如是而共產黨勢力，遂得乘機潛入，當斯如也，適值農村歉收，舉國不安，故其勢力幾於瀰漫全國，而同時被匪之區，其農民之窮困，嚴如墜入深淵，不可救拔，而其中最可悲者，則爲國共兩軍交界地域之民衆，因其不幸，在此等地域者，今日共產軍侵入，農民如不歡迎，則予殺戮，其倖免者，則俟明日國民軍開到，必又誣爲共黨，加以殘害，當此之時，此種農民實處「左右爲難」與「啼笑皆非」之境界，此種情形繼續達於十年左右，一般民衆之畏懼國共兩軍者，誠有甚

於蛇蝎之概，故彼等於現在所需要與將來所需求之兩者以外，尙有其嶄新之需求，此需求爲何，即新政權所應授與之安全生活與新的建設是也。

新中國今已誕生，而中日兩國，新提攜與新結合，亦因以聯絡成功，從此兩國必將進於新階段之共同發展，並須向「亞細亞之理想」首起邁進，「亞細亞之理想」云者，在今次事變激蕩之中，誠有以陶鑄我人者，夫人類之理想，卽世界之理想，其追求與上進，實占我人心靈之一角，以是我人之觀念，不能離開我人之實踐，換言之，實踐反映理想，故能抓住實踐反映之理想者，乃能有實踐之可能，在昔西哲詩詞中有云：「蘇彝士運河以東，載育六億之生靈」而今此亞細亞之理想，又爲呈於我人眼前之一大問題，故若今次事變之意義，因新中華民國之建設而充實其一面，則其另外之一面，應爲追求理想中「亞細亞之理想」所充實，質言之，蘆溝橋一發之槍聲，雖爲事變之動機，其實際亦卽爲中日兩國國民向「亞細亞之理想」上追求實踐之起點也，「亞細亞之理想」爲亞細亞對其自身之大運動，對其自身之大建設，亞細亞全體民族，應親自與白人手中，奪還其固



有之亞細亞，以雪白人所加於我人之凌辱，此種任務，應由中日兩國，立於先驅者之地位，故中日兩國之結合，若不發展之亞細亞理想之確立程度，則兩者之結合，不發揮其真諦也。

此一理想愈加強，則兩國結合乃得達到最高之強度，申而言之，亞細亞全體民衆，應以唯一之明晰目標，開闢此亞細亞大陸，以爲地球上，新思想，新政治，新經濟之濬殖地帶，並進而用以爲建立嶄新之世界觀，合亞細亞全體民衆爲一個單位，凡事凡物，均須由此思想開示而啓發之，今試單就物質方面言之，中日兩國之合力，如擴展於亞細亞之全面，則兩國之國民經濟，無論在資源上或市場上，必能得到無限之發展，目今經濟壓迫，人之經己如是之深刻，中日兩國之國民經濟，誠有不能確保其真實獨立之趨勢，如今亞細亞各地港口，檣桅林立，盡爲歐美人所有，而我人之商貨，亦幾於全部爲所載運而去，若此情形，則亞細亞之經濟，豈能有獲得真實獨立之一日，故亞細亞之海運，首應歸還於亞細亞人之手，此種問題雖小，而其關於亞細亞之獨立性者，決不可以輕視之也，故若日本船隻

於亞細亞之海運不足應付，則中國有無限數之帆船，可資補助，中國海員習以數十尺長之帆船，縱橫之波濤萬里之上，其往來運貨，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又如沿中日兩國海岸與亞細亞南部連絡之交通線。正可爲此種帆船航行之孔道，而利用此數千年來之交通器具以爲運送不急之旅貨，要亦爲一快心之事，此非余特意爲落伍之帆船而加以褒揚，實以汽船之稀少，欲借此以與白人競霸於亞細亞之海上，而將來亞細亞之理想如何發揚，我人亦得於此覘之，再者亞細亞之理想，非一單純之思想，其中所包含之問題有政治，文化，與心理等等，數千年來循環不滅，潛伏深藏於我人方寸之內，爲亞細亞獨特之物，亦惟亞細亞人乃有之，今我人一旦將其喚出而凝固之，以爲全亞細亞人民生活指導之原素，精神應用之根本，則此理想之真髓，庶幾可以出爲世用矣，然而此種精神上之和鳴，唯於中日兩國之間，乃能見之，我人以後應如何保持全亞細亞心神二者，嚴肅之獨立，於是亞細亞之理想，如得賴以生動而活躍焉。

現在中日兩國之青年，將失却其精神上之基調，在中國如此，在日本

亦復如此，此實最爲可慮之事，三民主義之於中國青年，原無價值可言，蓋其思想業已落伍，一切便無足觀，至於共產黨主義，在其純粹之本質上，不能與中國社會之實體相合，莫斯科之指導者，固知之甚稔，故彼等所推行於中國之共產主義，乃變爲中國化，然在今日，卽此中國化之共產主義，亦已末日來臨，應在澈底消滅之列，是以中國青年，將失却思想之目標，但彼等自耶蘇教輸入以來，數度遭受外來思想之刺激後，已以思想爲生活內容之一份子，今突失去其思想之目標，其情緒之痛苦無聊，乃可想像而知，當此之時，亞細亞之思想，如湧現於彼輩之前，則其精神生活，必可獲一嶄新之基調，更就日本青年言，情形亦正相同，因共產主義與日本主國家之本質與情勢，不能相容，故日本青年雖曾企求思想之轉向，然其中得到新思想之根據者，固不乏人，而其多數則仍如投身於共產主義之時，不能獲得熱烈的思想之生活，以此今日日本青年對於思想之情緒，亦是百無聊賴，若有人，在此時期投以「亞細亞之思想」，以激蕩其心志，則中日兩國青年必能以此，「亞細亞之理想」與東亞之精神，爲其精神之

基調，而漸趨於自然結合之一途，由是中日兩國思想上之結合，亦能自然構成鞏固之陣線，余信此一星期，今已臨頭，所以我人對於目前之事變，及其將來之結果，所應採取之處置方法，絕不可稍有錯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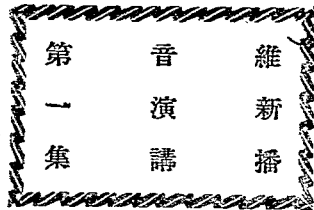
漢口陷落以後，情勢如何，應如何舉動，為中日兩國國民最所關心之事，但其根本要諦，在事變當初已經確定，不過隨事變發展之階段，隨時有其因時制宜之處置而已，我人今應以漢口陷落為一動機，對中日兩國國民不特須給與一新的信念，且在行動工作之上，亦須劃一新階段，其具體的內容，在本篇中雖不能盡言其詳，但如下文所述諸事，則為作者所先能斷言者也，第一蔣氏政權之絕望，已成確定之事實，故在蔣氏政權支配之下之民衆意識，必且陷於絕大之動搖狀態中，第二英法寄生之企圖，必將趨於消滅，蓋黨共雖欲恃英法以為後援，然英法亦無力以對抗日本，因英法之在今日，早已感覺其對蔣援助之無謂，兩方心理既至如此地步，則歐美寄生之宗旨，自必消滅於無形，我人對此情勢轉換之時期，大可自種種觀點，考慮其應採之方策，頗覺漢口之陷落，其於中日兩國之結合，應為

最有力之效果，同時亞細亞之思想將愈益鮮明而展開於中日兩國國民之前，「一切應建設於嶄新基礎之上」，爲今後中日兩國國民應取之途徑，而記者得生而見此歷史上空前之時機，中心慶幸，從可知矣。

綜之，今日兩國國民已踏進嶄新之境界，故一切之一切，皆應建設於嶄新之基礎上，於是亞細亞乃得向其新聞之康衢，出發而進行矣。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維新政府行政院宣傳局

發行者 維新政府行政院宣傳局

印刷者 維新政府行政院宣傳局

非賣品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2'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ABC  
F  
265.64  
2